

我对潮州印象最好的是潮汕粥，以前到广东出差，到了晚上就想喝潮汕的砂锅粥。其次是知道潮州人很会做生意，这源于听说过一个段子：

一位高僧问潮州人，如果给你一根鱼竿和一筐鱼，你选哪样。一个潮州人回答，我要一筐鱼。高僧听了，摇头笑道：“施主肤浅了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鱼，你吃完就没有了，鱼竿你可以钓很多鱼，可以用一辈子！”

高僧说的，当然很有道理。但潮州人说：“师父此言差矣，我要一筐鱼，然后把它卖了，再去买几根鱼竿，一副麻将。鱼竿可以租给别人，我收租金。麻将呢，钓鱼的人空下来了，还能陪我娱乐娱乐。”高僧合掌，阿弥陀佛，先告辞了。

这当然是玩笑的话（感觉也像是在说温州人）。不过，我有一年夏天在北京，遇到一位艺术家，

的确深为他的故事所折服。他早年开广告公司，后来一心从艺，画画，写字，喝茶，搞收藏，做景观设计，策展，在草场地艺术区开了一座美术馆。老实说，你都不不知道他的主业到底是什么，在他那里，艺术与生活，生活与艺术，就这样融为一体。这位艺术家就是潮州人。而上面那个段子，也就是和他一起喝茶时，听他说起，这颇让大家笑了一回。

两天前，一位潮州朋友，给我寄来两盒凤凰单丛。一是乌岽鸭屎香单丛。鸭屎香，我以前只听说过，没有喝过，对这个名字很惊讶。鸭屎，能好吃么？我是养过鸭的，鸭屎怎么能是香的呢。我听说过“猫屎咖啡”，这东西很奇怪，说是把咖啡豆喂给猫吃，经过猫的肠胃那么一搅和，再原封不动地屙出来，从猫屎里把这咖啡豆挑拣出来，烘干，磨粉，有异香。这咖啡是很贵的，平常也不容易喝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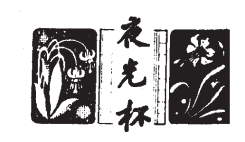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恶趣味了，就继续恶一下。有一种很奇葩的食物，牛瘪，黔东南一些地方的独特美食。用的原料，是牛胃里的食物残渣，

叫做牛瘪。那玩意儿，是食物经过牛的反刍和几个胃的来回折腾，搅拌，发酵，消化，变成了一种黄绿色的半残渣状态，煮出来一开了一座美术馆。老实说，你都不不知道他的主业到底是什么，在他那里，艺术与生活，生活与艺术，就这样融为一体。这位艺术家就是潮州人。而上面那个段子，也就是和他一起喝茶时，听他说起，这颇让大家笑了一回。

牛瘪我是没有吃过，也不知道敢不敢吃。听吃过的朋友讲，那玩意儿“没煮之前臭草味，煮在锅里牛粪味，入口之初微苦味，吃完之后有回味”。我想，牛瘪再臭，也臭不过臭豆腐和臭鳊鱼吧；连很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榴莲，我也觉得不过尔尔。那么牛瘪，也算不上什么大事。

再说这鸭屎香，名字就异常接地气。不像江南的茶叶，名字一个比一个诗意文雅，飘飘欲仙，吃了就可以得道升天。若是反过来，人喝了这鸭屎香，就可以下凡俗一回，倒也很诱人啊。谁不知道人间比仙界还热闹呢，但如果你非说这是假的，那也没办法，回头请你去喝茶，或者到你家来喝茶。

潮州的凤凰是座山，鸭屎香正是出在凤凰山上。说起来，茶叶其实并非鸭屎的味道，此名得来，是因这茶生长的土壤色黄，



肥沃，颇似鸭屎，才叫了这个名字。这样的说法，我总觉得敷衍，听了还是呵呵，但如果都这么说，姑且也就这么听着好了。中国很多地方的风物，都有传说，也都很敷衍，大概意思是并非想要人相信，才故意编得那样粗陋吧，想来也是有趣的事情（至今很多事情依然如此）。

凤凰单丛是属于半发酵乌龙茶，介于全发酵的红茶，与不发酵的绿茶之间。这茶叶片肥壮，条索紧结，近闻有干香。我以前喝不惯乌龙茶。这回才知道，乌龙茶不该像绿茶那么喝，而应该用茶盅冲泡，不过二三秒钟，就应该出汤。十水以后，时间可以略长，五到八秒出汤。这样冲泡出的茶汤，不苦不涩，最好喝。我这样泡了一壶鸭屎香，好生清鲜，且饱满顺滑，回甘也快。

所以，茶好不好喝，真不只是茶叶本身的事。

就在两年前，若是在通勤路上突发奇想，感慨一句好想躺着上班，恐怕要被笑痴人说梦，异想天开。除了自由职业者，或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坐办公室的人，哪有什么机会由着性子来自己决定上班的方式。上班最常见的姿势，莫过于驼背耸肩，久坐在电脑跟前，一站起来就急急匆匆拿手机和工牌赶向下一个会议室，从早到晚还得在地铁公交车和共享单车之间来回切换。

自去年春节起，从大到小的各行各业都经历了一波半是无奈、半是尝新的居家办公。直至如今，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这波居家办公的热潮，甚至有海外一社交网站的公司CEO宣布，未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员工将永久远程办公。这些新闻看起来都离我们挺遥远的，谁知不久前，上海因台风“烟花”影响，很多企业就在红色预警当天纷纷宣布员工可以选择居家办公。这可好了，躺着办公这个玩笑倒也有了成真的一天。

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居家办公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打开电脑的那一刻就随之冒头。从家里无法连接公司内网，再到不知道该怎么通过自己的电脑远程操控公司座机，私人笔记本电脑系统不兼容公司电脑，来自各个地方的报错和求助就让公司的技术支持忙昏了头，平日里的工作节奏全然被打断。上午紧急扩容解决疑难杂症后，紧接着又是下午会议时间的接连调整，主持人临时抱佛脚下载了线上会议软件，对

着教程创建在线会议室，其间主持的麦克风开了又关，背景里一会儿传来奥运赛场的欢呼，一会儿又是家人的笑声，好不热闹。

说实话，一开始提到居家办公，脑子里蹦出来的词无非都是偷懒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沟通难，尤其是企业管理者，更是担心员工效率因此受到影响。但这一天下来，看似鸡飞狗跳，手忙脚乱，到头来也是不知不觉就适应了不见面的工作节奏，很快就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。我写完会议纪要，群发完邮件结束后，断开内网连接，合上笔记本电脑，闭上眼睛，一看窗外，天竟然还没有黑，体会到一种工作日里久违的放松。一想到少了来回通勤路上的疲惫和拥挤，一天里多出不少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就觉得在家办公的试点计划，不但有超过半数的员工主动报名参加，公司也在积极帮助员工适应这种新的工作节奏。也许就在不久后的未来，居家办公也会和弹性工作制一样成为一些企业的可选项，为穿梭在风里雨里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姿势。

外婆手植的一株夹竹桃，在我的弄堂记忆里是个神秘的女妖。凌厉细叶如齿，藏着我的莫名惧怕，黛色的灌木丛影在天井一隅漫出深墙。大人叮嘱关照其叶汁一旦误食会让你中毒，花儿灿美却只可看不可摘。那些粉白花瓣里还有成群结队的蚊虫出没，微微刺鼻的气息令少女无奈，带着不解飞快逃离。

长大后成人后，童年的弄堂变成了淮海路的伊势丹大厦。我搬进高楼住宅小区，朝夕相伴的是桂树、香樟、广玉兰、银杏之类，许久未见夹竹桃的身影，竟有点怀念。当今，夹竹桃很多时候被种植于城市的绿化带和公园围墙边，变成低成本、防病害的优质树种，起到减少二氧化碳和净化空气的模范作用。

数年前去欧洲旅游，偶然发现那里不少住家在进门的位置对称摆着夹竹桃盆景，哟，被精心打理之后，她们真让人刮目相看，一个个是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的俏丽身姿。夹竹桃原产自伊朗、印度、尼泊尔地区，花期出奇地长，可达三四月之久，耐病虫害和易生长性令其在全球温带广泛种植。在魔都，每年夏天到了，一树一树粉白相间相间的夹竹桃花装点着城市，远近皆好看。细细观察其花骨朵：如鸟喙一样暗红色的花苞深染于浓绿之间，盛开花瓣呈渐变之色，复瓣比单瓣更具风情。比竹叶略显修长的叶尖且细，表面浮一层透明蜡质，丝丝脉脉汇成细密的几何曲线，散着逻辑的科学之美。得桃与竹的造化完美于一身，夹竹桃让我挑剔的目光折服。“异类偶相合，劲节和能安？”

白色稠密耀目如白雪粉批，红色的显得含蓄内敛，她们灵魂深处洋溢着艺术的内涵，常被成对植于一体，像天生的佳偶。宋人曹勋咏其花曰：“花腮藏翠，高节穿花遮护。重重蕊叶相怜，似青蛾艳妆神仙侣。”常常梦回弄堂的天井，丛丛夹竹桃枝倾墙而出，共与空中叮咚跳荡的琴声，宛如古人“横象管跳红玉，理箏弦点落花，轻拍碎残霞”的意境，也让短长砖弄顿生灵气。夏夜，仰头狭窄的一方深蓝天空，透过



夹竹桃的点点叶隙，望见一片闪烁，是花还是星星？忽然间，纠结了半生的疑问豁然开朗，关于外婆喜爱魔力夹竹桃的心结终于无师自通。季羨林一九六二年写了一篇《夹竹桃》的散文，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第一期上。妈妈您好吗？没能带您一起旅行，对不起了！

第二天早上，晨阳将翠草清洗得纤毫毕现，晶亮的光晕萦绕在每一根矮脚羔羊毛草的梢头，清新异常。高场上已有穿半蓝半黛、纤云不生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写的《月缘》中的一段感叹——“西子湖微颺淡月、钱塘江狂潮星月、鸣沙山大漠明月、泸沽湖歌舞醉月、吴哥窟断垣残月……每次相见，或喜或忧、或痛或思，都让我爱、都让我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这些天，岳母住到我家，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住下了。以前，每次要她留宿，她总说下一次。其实是离不开自己的家。看着她日渐消瘦的样子，我联想到那句“下一次”。我忽然想到十五年前的一句话：“下一次，我们去海边拍。”总以为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等下一次，而这一等，就是十五年。

清楚地记得，那是2006年深秋，古华公园秋色正浓。枫叶红了，枫香是黄颜色的，乌桕树更是用黄绿青紫托衬着星星般的乌桕籽。几度夕阳，风影婆娑，美不胜收。这正是留人间晚照的好时光。更何况父母和岳父母都奔七十的人了。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照相，大多仅在照相馆拍几张当兵照结婚照之类。压在玻璃台板下的，也就寥寥几张。当时，我刚买了架尼康相机，正在试镜的兴头上。说去古华公园拍照，老人们显得异常兴奋。

## 下一次

李新章

父亲，一个与农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泥腿子，居然翻出压箱底的藏青西装和领带；母亲挑出好几套外衣，准备轮换着拍；岳父把藏在抽屉里的墨镜重新请出来，想拍出年轻时的帅气；岳母则在拍摄的前一天，特意去镇上美发厅，烫了一头时尚的卷发。

拍摄当天，天气风景光线都很好，老人们的心情更是阳光灿烂。妻子和女儿是我得力的助手，一个背设备，一个打反光板。山歌剧演员出身的母亲，不时地指导其他“模特”怎么笑，怎么注意表情。数码相机就是好，所有秋天的色彩都聚焦在他们幸福的脸上。

馆子的菜上得差不多了。可老人们依然兴奋地翻看着照片。见他们兴味正浓，我相期说：“下一次，

我们去海边拍。”那阵子，我刚从奉贤调去浦东工作。因为忙，老人们的照片也没时间修饰，就潦草地冲印五寸一张地给他们。至于承诺的“下一次”，也渐渐淡忘了。人生的雨点悄然一滑，15年过去了。

如今，老人们已过八秩。父亲老了，基本没啥头发了。母亲也没了当年的风采。帅气的岳父两年得了“阿尔兹海默症”，连亲人都都不认识了。一直硬朗的岳母，年初突然感觉胃口不适，吃不下东西，一查，医生说，已晚期扩散。这次要她住进我家，她没说“下一次”。岳父在护理院，他已沉浸在个人的世界，岳母身体每况愈下。岳父在他渐行渐远的个人世界中，是否还记得我说的“下一次”呢？岳母一定还记得，只是她不说。她知道没有下一次了，所以这次才肯在女儿家住下来。

带着沉重而歉疚的心情，我找到当年照片的原件，挑出父母的合影和岳父母的合影，每人挑出



桂花树下(中国画) 王曦

一张表情最好的。我用PS软件精修了这六张照片，修去他们眼角的皱纹，修去他们脸上的色斑和两鬓的白发。然后找了一家美誉度五星级的淘宝店，重新印成大幅照片。

当一幅幅镶着红樱桃木相框的十二寸照片再次呈现，老人们眼前一亮，仿佛又回到十五年前。父母孩子般地笑着，把照片工整地摆放在最显眼的

电视柜上。岳母用骨瘦如柴的手指，一遍遍地抚摸着照片中容光焕发的自己，每次有探病的亲友来，她总要拿出照片给他们看，讲过去的事情。

我想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该，可时间能等你吗？人生是没有下一次，就像一滴雨，终究要落下，归于尘土。落地的时候，这滴雨是亲人的泪——子欲孝而亲不待。

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等到最后一抹血色如同一条巨龙的尾巴消失在西天的浓云之中，西南方位的霞光终于偃息，只留下一摊子明晃晃的光晕，昭示着太阳又一天公益行止的结束，或许他老人家也需要晚餐、沐浴、就寝？

少顷，我们进了餐厅，享用预订的海鲜晚餐。

我们的餐桌紧挨着落地大玻璃墙，室外的景色尽收眼底。球场地，宾馆的草坪灯已经点亮，等候着接替夕阳履行照明的职责，但此时，高大乔木和灌木篱栅的投影仍由天光维持，整个高尔夫草地上斑驳陆离、影影绰绰，墨绿翠绿淡褐米黄

的色彩交互错杂在一起，阴影的部分像是套着长长宽宽袍子的巨人怪兽，由海风摆弄着衣袂，翩跹起舞；一个个丘包洞谷如同大大小小小形态各异的美乳，生长在绿地之上，美人似地次第躺着，深情款款；稍远处，南太平洋的洋面呈现出深蓝色，与眼下的景物色差鲜明，形成一条扁扁长长的蓝色“海带”，犹如巨大的相框，将高尔夫球场镶嵌了进去，组成一幅巨大的油画，韵味无穷。

晚餐后便去室外散步。来到高尔夫球场，环顾四周，伫立片刻，然后朝东面的太平洋方向望去，天幕上似乎有什么动静要出现，金色的光晕

## 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

天谛

泛起亮来，一会儿，好像谁拉起了风箱，吹旺炉火将东天烧得通红通红的；亦如开启了剧场帷幕，舞台光效亮起，观众期待演出开始。果然，不经意间，在深蓝色的洋面和朦胧的草场之间冒出了大月亮的边沿，才几秒钟，整个血红滚圆的月亮浮出洋面，腾空悬挂起来。可能是南太平洋水域大，水蒸气充足，此时的月亮显得格外巨大，热情洋溢地拂照着大地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见着眼前的大月亮，谁都会禁不住想起这两句古诗，“生明月”，这月亮

还真像由太平洋“生”出来的呢！不过，我有过一次醉卧长江的经历，那晚是中秋节，我乘了帆船船去上海看望外婆，看着她从滚滚向东的流水上方慢慢“生出来”，感觉月亮靠我太近，就在船舷边，以为她在母亲河里沐浴呢，所以看上去更大、更鲜、更圆。

这个南半球的月亮升高了，热情似乎消减下来，看天空半蓝半黛、纤云不生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写的《月缘》中的一段感叹——“西子湖微颺淡月、钱塘江狂潮星月、鸣沙山大漠明月、泸沽湖歌舞醉月、吴哥窟断垣残月……每次相见，或喜或忧、或痛或思，都让我爱、都让我

## 七夕会

醉”。而今晚呢？面对异域艳月，我思念远在8000公里以外的母亲，她因为不能走路，只好在家乡同女儿一家过这个庚子大年。妈妈您好吗？没能带您一起旅行，对不起了！

第二天早上，晨阳将翠草清洗得纤毫毕现，晶亮的光晕萦绕在每一根矮脚羔羊毛草的梢头，清新异常。高场上已有穿半蓝半黛、纤云不生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写的《月缘》中的一段感叹——“西子湖微颺淡月、钱塘江狂潮星月、鸣沙山大漠明月、泸沽湖歌舞醉月、吴哥窟断垣残月……每次相见，或喜或忧、或痛或思，都让我爱、都让我

夹竹桃的点点叶隙，望见一片闪烁，是花还是星星？忽然间，纠结了半生的疑问豁然开朗，关于外婆喜爱魔力夹竹桃的心结终于无师自通。季羨林一九六二年写了一篇《夹竹桃》的散文，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第一期上。妈妈您好吗？没能带您一起旅行，对不起了！

第二天早上，晨阳将翠草清洗得纤毫毕现，晶亮的光晕萦绕在每一根矮脚羔羊毛草的梢头，清新异常。高场上已有穿半蓝半黛、纤云不生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写的《月缘》中的一段感叹——“西子湖微颺淡月、钱塘江狂潮星月、鸣沙山大漠明月、泸沽湖歌舞醉月、吴哥窟断垣残月……每次相见，或喜或忧、或痛或思，都让我爱、都让我